

平凡人生

民间采风

## 幸福的砝码

□原著：波文 雷契尔[美国] 编译：李克红

在我 and 艾娜结婚的婚礼上，我们的司仪莫林先生让我们参与做了一个游戏，参与了这个游戏的除了我和艾娜，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，以及我的祖父和祖母。

在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莫林先生拿出一台天平和两盒砝码。他用黑布蒙住我和艾娜的眼睛，把砝码递到我们手中，他对我们说：你们根据自己的感觉往天平上放砝码，看是否能让天平保持平衡。

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。我们打开盒子，从里面拿出砝码放向天平，可是当我放到第五颗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了 咣 的一声，然后我听到了舞台下的人们在哈哈大笑。莫林先生解开我们脸上的黑布，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我看到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全都落到了桌面上。这意味着我们失败了。

莫林先生接着邀请我的父母上台。他也用黑布蒙住了他们的眼睛，然后让他们重复我们刚才的这个游戏。很显然，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要远远超过我和艾娜。父亲和母亲都一颗一颗地往天平上放砝码，天平一直保持着平衡。但是很快，爸爸的节奏比妈妈要快了一些，天平开始往爸爸这边倾斜了。爸爸感受到了不受，他告诉妈妈不能再放了。他们停了下

来。当莫林先生走过去解下蒙在他们脸上的黑布时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。舞台下的人们也给了他们一些掌声，虽然他们的天平有些倾斜，但毕竟上面的砝码没有落下来。

最后被邀请上舞台的是我的祖父和祖母。他们面带微笑着彼此，莫林用黑布蒙住了他们的双眼，并且将两盒砝码递给了他们。祖父和祖母手牵着手，他们把整盒的砝码全部都放到了天平上去。天平非常的平稳，一点倾斜也没有。舞台下的人都吃惊而困惑地看着他们，莫林先生取下他们脸上的黑布后说：你们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整盒的砝码放上去吗？

祖父说：不管是在爱情里还是在婚姻中，只有双方都心甘情愿地付出所有，才能让爱的天平保持平衡。祖母说：爱和婚姻都是两个人共享的，爱就要毫无保留地去爱，任何一方的保留、猜忌或怀疑，都无法使爱情走向永远。

舞台下的人们顿时鼓起了热烈的掌声。这是我和艾娜的婚礼，也是我们接受到的关于爱和婚姻的美妙一课。

没错的，爱情就像天平，砝码就象征着彼此的真诚与信任，只有放上彼此所有的砝码，爱的天平才会保持平衡，生活才会永远幸福。

## 外婆

□蔡昌顺

窗外的秋风起了，我无意中拾来的三角梅已踩着秋霜凋落它最后一片花瓣。

午夜的我，醉意未央，伫立风中，只看得见人影瘦长。好吧，既然已是深秋，我亦无法挽留，此时，且摒弃尘世间的纷扰，再看看我的早已错过花季的栀子花。悄然行至窗前，噫！我的天啊，她居然有两三个含苞待放的花蕾！我虽一生酷爱花的芬芳，但总是粗枝大叶，忘却它们盛开的花季。

我的外婆是童养媳，她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改乡长，女强人。外公大约是七十年前民国政府的校长，国民党员，自己称是左派，但文革中被打为右派，遭批斗100余次，戴高帽批斗那是家常便饭，他却历经磨难不衰，出乎意料，高寿，95岁寿终正寝。外婆比外公大三岁有余。据说，外公是民国期间桑植46大文化名人之一，也是香港大公报的特约撰稿人，经常有诗歌、文章见诸报刊，其中对外婆的赞美之辞，如今亦耳熟能详。外婆是一生钟爱栀子花的，外公当然也喜欢栀子花呀，但后来也钟情三角梅了，大约是我们内半县一带第一个饲养三角梅的吧。旧社会，读书人或者大户人家总要讲究个三妻四妾，大约是时尚吧，外公总是谦虚的认为他还没太有男人气，总归只两房太太。我还有个小外婆（偏房），她也是旧社会的女子，小脚女人，没文化，只知道嫁鸡随鸡而已。

冥冥中，外公的一生就和新旧政权以及我的两个外婆纠缠在一起。小时候，对小外婆颇有成见，总觉得她是凭年轻一点，插足成功所以愤愤然！即便她对我母亲宠爱有加，或者袒护我辈有余，却总觉得她是理亏使然。

慢慢地我在两个外婆的纠结中长大。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，他这样回答我，所谓爱情，即是男女间一种奇妙的感情，它具有唯一性、独占性、排他性。我曾经试探过我的外公，两个外婆究竟谁才是爱情？他至死都没有认真地回答过我。

我对我外婆（童养媳、正房）的崇敬，是因为她10岁起来到外公家，曾经以未婚妻的名义牵着我七岁不到的外公趟水过河上私塾，而她在私塾

外割猪草，等候尚且年幼的外公放学，然后又牵着调皮的他过河。几年时间，外婆居然识字了，而且比外公不差多少！

相比之下，小外婆就太逊色了，她不仅不识字，而且她生下的两个舅舅也不爱读书，孙辈更是仇视文字，尤如仇视外公一般。

外婆是个能干人，新中国提倡一夫一妻，外婆首先响应，毅然决然离开了外公，独自抚养五个儿女长大，儿女都久经磨难顶着地富反坏右的原罪砥砺前行，成为国家发工资的干部或者工人。她同情小外婆没文化，小脚女人做不得工夫。

小外婆心肠好，住在毗邻桑植的永顺县，常常在饥荒之年走一天一夜到外婆的屋里接济外婆的几个子女，还曾经哺乳嗷嗷待哺的舅舅们。文革结束后，外公获得平反，依然和小外婆住在一起，偶尔的相聚，亦是对能干的外婆嗤之以鼻鼻脚相向，那时的我虽懵懂无知，亦是恨够了外公和小外婆。

外婆去世已20多年了。已记不清外婆的名字和栀子花的关系，只知道，外婆的门口有一株随意长大如碗口般粗大的栀子花树，是我们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。也听说在永顺县的一个乡村角落里，外公在小外婆的门口精心地伺弄了一株三角梅，如小外婆般柔弱不堪，冬天常常是死去活来。而我外婆门口的栀子花树，从来不需人伺弄，也从来不知道冬天的死去活来，她花开得自强不息，圣洁盎然。但我外公，独爱他的小脚女人和三角梅。

今天，大约是小外婆的忌日。前些年，外公去世后，她独立苦撑又熬过了近十个年头，九十三岁寿终正寝。其实外婆去世以后，我们表姊妹们就早已不讨厌小外婆了，毕竟老一辈的爱恨情仇随着年事已高已淡然而去了。小外婆去世前三、五年，我经常去看望她，给她买爱吃的水果和喜欢听的桑植民歌碟子。我逐渐模糊了栀子花和三角梅的概念。也许把对外婆的思恋都转嫁到了小外婆的身上。

此时此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外公在黎明的窗前徘徊。栀子花，三角梅，世纪之问？究竟爱谁？

孙犁在给铁凝的信中写道：在农村，是文学，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。我始终这样相信：在接近自然的地方，在空气清新的地方，人的想象才能发生，才能纯净。铁凝高中毕业就投身到农村生活中，宁静纯朴的乡村，诗一般的绿水青山，成为她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。

这封信的时代和现在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洪流。这期间，我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，我们曾经为了追求发展速度破坏了绿水青山，吃够了苦头付出巨大代价后，终于认识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

城市繁华热闹，但也拥挤喧嚣，

它缩小了人们的活动空间，似乎也限制了作家的想象空间。很多好的文学作品都得益于大自然绿水青山的滋养，不少作家都有乡村生活的经历，他们从乡野的纯朴宁静中获得真善美的体验，激发了内心的灵感，创作出优美温暖的文字。

汪曾祺说：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，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。博大广阔的天然给了他灵感，他那灵动亲切的文字处处透着大自然的淳朴、温情。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更是以乡下人自居，他的《边城》字里行间流淌着大自然的纯洁美好，散发着诗意自然、亲切乡土的气息。

我也像这些作家一样，喜欢徜徉

## 家在青山绿水间

□王岚

在乡村的绿水青山间，让心灵享受那独有的闲适与温情。每到假期，我都会到周边的乡村嬉戏流连，一看到掩映在绿水青山间的乡村，特有的缱绻之情就会不由自主袭上心头。

初秋的一个周末，我又来到乡村，眼前寂静悠然，蓝天白云飘逸，山野万木葱茏。园子里，油菜花格桑花兀自开放，农人不疾不徐侍弄着菜园，孩子们和小狗在田间自在玩耍。这闲适宜人的田园美景让我内心的焦躁阴霾瞬间烟消云散，整个人变得轻盈、舒爽。

平日工作忙碌，身体走不出城市，我就忙中偷闲，手捧一卷书，让心灵走出城市，在绿水青山间旅行，

## 归故里

□唐雪元

搬砖背水泥，抑或筹点资金开个小卖部等。勤快的人总是能挣着钱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不断改善着家里的住房和生活条件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家乡掀起了一阵盖房热，通过几年的农业积攒和副业带来的收入，家家户户开始翻新或翻盖土房子，农村里普遍把这时期盖的房子叫做 砖瓦房，模式基本上不再用土墙土砖，而是换上喜庆的红色机砖，再装上木制的房门和双层玻璃窗户，房间内同样铺上红色的地砖。如果条件再好点的话，在屋檐前廊盖上刻有雕花的木板和飞檐兽头，油漆彩绘，又耐看又洋气。我家也不落后，在母亲日夜操劳下，外加做泥水匠父亲的积攒，也翻新了六间砖木土结构房子，院子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几年下来，村庄里那低矮、黑暗而笨拙的土木结构房子被新式的砖木土结构房子取代了，一改 灰头土脸 的时代，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村里悄然盖起了第一栋两层高的小洋房，纯粹的砖木结构，红砖红瓦，双檩双梁，双层钢窗，端庄大气，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让人又羡慕又妒，惹得多少村民在暗夜里辗转反侧。

形势逼人，这竟然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！不过几年，前庄后村，一栋栋洋房如雨后春笋般刷刷拔地而起，一下子点亮了农村的贫瘠与单调。

一九九六年冬，我参军入伍到了大西南的四川，在军营一干就是八年。在这期间，大学毕业的大哥在老家旁边也新建了一幢两层楼的楼房，不久喜结良缘，继而又有了我的第一个侄儿。

人在军营，心系故乡。进入新世

纪，社会发生着深刻变革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，给农村、农民带来了新的机遇。乡亲们也有了更多的挣钱门路，见识更广了，思想也更活泛了。有人跑运输、有人搞建筑、有人做生意、有人当老板，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。新的东西也迎面扑来，老百姓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与日俱增：购了大彩电，买了小汽车、用上了自来水、接通了天然气。

后来，为了解决出行难问题，村庄全都打成了水泥硬化道路，彻底告别了 晴天一身灰、雨天一身泥 的历史。无论晴天雨天，转一圈鞋子干干净净的，完全可与城里的柏油马路媲美。

2009年，农村又掀起了一阵危房改造热。新建的房屋有钢筋混凝土的构造柱、底圈梁和顶圈梁等防震设计，还有铝合金的门窗封闭大玻璃，又结实又宽敞又亮堂。老百姓可乐坏了，国家补助一部分，自己再掏一部分，亲戚朋友帮忙帮料，旧房换新房。不少人还配装了太阳能热水器。如今，就连村里最贫困的农家也盖起了五间新式大房子，窗明几净、屋暖人和。家乡上了年纪的老辈聚在一起唠嗑时，总是感叹：先前住茅草屋那会，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！现在的娃儿，福气好嘞，一筋斗下来就掉在了金窝银窝里！

2012年，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美丽中国 这一概念，而美丽乡村建设则是美丽中国建设中的重要环节。于是，家乡接下来的新农村建设更是让村庄旧貌换新颜。这其间，房子的功能也更趋完善，客厅是客厅、卧室是卧室，厨房也实现了分离，还有专门吃饭的餐厅。整个村庄道路干净、房屋整齐、白墙红瓦、绿树成荫，真是家家有新房，处处有新村，新房连新村，一派 绿树村边合，青

读着那些乡土气息浓郁的文字，仿佛自己真的穿越了时空，走进了乡村，顿觉在大城市格子间迷失的心灵好像找到了归宿，那颗流浪漂泊的心很快恢复了平静。

我常常想人们何以如此痴迷于绿水青山？有一天在森林里挖野菜，闻着甘甜清新的空气，看着阳光透过树林落下斑驳陆离的光影，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突然让我明白：人终归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！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森林里，大自然才是人类心灵的真正栖息地。那绿水青山既是金山银山，也是我们无论身居何处都割舍不下的精神家园！

山郭外斜 的美丽田园场景。

而今，故乡的原貌、村庄的老屋已一年一年被抛在时光的记忆里。但这是欣慰的记忆，更是幸福的过程。

2018年，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。农业现代化、农村城镇化、农民市民化，一个个村庄沐浴着改革的春风，将会搭上政策的顺风车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。尤其让我倍感振奋的是，在老家县建筑公司任技术总监的哥哥，又亲自设计了一个四合院施工图并于去年8月动工，主体工程现已全部竣工。堂妹唐小英拍来照片发我，直赞道：哥，你看好漂亮好气派，你家现在住的是过去地主老财的屋了！

今年八一前夕，我回故乡参加战友聚会，特地回了一趟老家，此情此景，让我百感交加，得曲一组《正宫端正好 故乡行》

绿絮索柳稀疏，细微微和风荡。归故里旧梦牵肠。二十三年别绪层漾。不由我四下里频张望。

【滚绣球】街巷宽，村路长。一条条岔街通畅。一排排樟树遮光。喜鹊鸣，紫燕翔。一座座小楼明亮。一垄垄田亩清香。山清水秀心神旷。笑脸盈盈喜气扬。枉我费思量。

【倘秀才】不见了荒溪野塘。不见了凄凉乱岗。也不见了满地垃圾臭气扬。偏近山区披锦绣，疾苦平民换新妆。圆了梦想。

【醉太平】这厢里鲤鱼闹塘。那边儿满地肥羊。仔猪满圈乱嚷嚷。怎叫咱睡晌。想当初一家老少空惆怅。两间茅舍随风荡。三天两顿闹饥荒。不由得泪珠儿两行。

神州大声春风拂面来，惠民决策强。用勤劳致富精神爽。天翻地覆的变化全靠党。



路遥知马力 苗青 摄

## 游太平山

□吴雨翰

让人想起儿时时在老家的那些日子。在阅读书前，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，经常和小伙伴們沟里翻螃蟹地里摘豌豆，小小的一块糖也能含上一整天，要是想再吃点儿其他好的便赖在厨房不走，求着嚷着让奶奶生火炒腊肉。土砖瓦房里堆着的 灶台三宝 干木柴玉米杆干松果成了我关于儿时最深刻的回忆。

绕过两个急弯后，连续经过好几个山谷，凉风夹杂着湿润的雾气，令人神清气爽。路旁的庄稼大多成熟，

攀着架子的缸豆和丝瓜，挺立的玉米，茂密的红薯叶，无一不蓬勃着生气。

开过平坦的公路，便是一片石子路。下车后沿着道路走几步，视线豁然开朗起来。一条小河蜿蜒着，从农家深处缓缓流出，在小水坝直直落下，站在岸边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雾气。几位游人攀着岩壁边凸起的石头往坝底走，在潭边，享受着水花直接溅在身上的惬意。继续向前走，路上游人越来越少。但见岸边零星坐着

几位垂钓者，微风徐徐，浅溪潺潺，心里蓦然开朗。一天的疲惫全消散了。再加上身后都是葱郁的树木，层层的小山，抬头便能看见几株松柏横插在刀削似石峰上，突然觉得什么都释怀了，只是单纯的欣赏着这美丽的景色。

落日的余晖渐渐晕开，落在岩壁上，落在松针上，带着些许粉色的梦幻，一起沉入山底。入夜了，虫儿叫着闹着，催我回家了。

古风新韵

## 古风八首

□朱明先

回望南湖

当年聚续南湖船，山河破碎日行偏。  
十三志士立世约，桃花源里可耕田。

写在共和国七十年周年国庆大典

万世乾坤开新篇，普天同庆七十年。  
谁立潮头迎风舞，东方驶来护航船。

中国女排世锦赛夺冠感怀

既越丘壑上峰颠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  
勤师未有歌马时，东征誓驾彩云还。

向家坪村扶贫感怀

昔日穷在金山下，饥容常厌二月花。  
如今方知风光好，笑迎远客住我家。

秋思

临溪常恐水湿身，行舟偏爱月近人。  
斗转欲从浮云消，青竹一叶隔红尘。

卸甲峪秋虫惊梦

一山松云隔露尘，暂卸甲衣寄此身。  
夜半频惊林中语，月下俱是读书人。

惊诧北溪沟香色

客楼忽散串串香，东风无力解羽裳。  
借问土人街何名，却道当年是穷乡。

怀民盟先贤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

当年碧血染春城，至今犹闻青钲声。  
殉道路上多义士，齐史有种步后尘。